
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

全宋筆記

第八編 八

大象出版社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編纂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

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目
錄

昭德新編	晁迥撰	一
乘輶錄	路振撰	五七
五代史補	陶岳撰	七三
燈下閒談	佚名撰	一三七
續翰林志	蘇易簡撰	一七三
次續翰林志	蘇耆撰	一九一
廣清涼傳	釋延一撰	二〇一
蠡海錄	王遠撰	二八七
西齋話記	祖士衡撰	二九三
麗情集	張君房撰	三〇九
乘異記	張君房撰	三五五

◎晁

迥撰

昭德新編

夏廣興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昭德新編》三卷，晁迥（九五——一〇三四）撰。迥字明遠，生平事蹟已見《法藏碎金錄》點校說明，《宋史》卷三〇五有傳。

晁迥為著名的文學家，幼受學於王禹偁，《宋史》本傳評曰：「迥善吐納養生之術，通釋老書，以經傳傳致，為一家之說。性樂易寬簡，服道履正，雖貴勢無所屈，歷官臨事，未嘗挾情害物。」真宗數稱其為好學長者。

《昭德新編》為其晚年所作，因居昭德坊，故以此為書名。據《四庫提要》，此書得於丹棱李燾。迥五世孫溯，廣羅家中所藏，是書遂傳於世。歷代有多種刊本、抄本，有二卷本、三卷本之說。

《昭德新編》以儒、道、釋三位一體的理論出發，從人與生存時空、琴心酒德、為善而善、自覺至智、閑靜寂照五個方面，勾勒了晁迥的人生觀。

此次整理，以文淵閣四庫本為底本，校以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。四庫本分上下兩卷，明刻本有上中下三卷，其下卷為四庫本所無，然其體例與前二卷有異；其間關係不明。此次整理據以收入，重新編次為上中下三卷。

校勘記

原序

予嘗歷覽古賢風烈，子劉子唐劉禹錫有云：「讀書三十年，百慮而無一得，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，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。」繇是置几案者，皆旁行四句之書；備將迎者，多赤髭白足之侶。深入知地，淨通還源，客塵觀盡，妙氣來宅。予服勤斯言，景行先哲，而能和長者之論，蹈高世之行者，則見之於故太子太傅文元晁公。一日具手疏，談向來道義，繼以所著《昭德新編》三策相示，且曰：「非尚辭華，多存勸戒，止述大意，勿用虛飾。自爲冠引，申明篇旨，俾之別敘芳籒，用施華槧。」嘉故人之雅意，邁仍歲之多疾，文方嗟於將落，公倏悲於先露，追惟疇昔，泫然流涕。今里中多暇，一發珍蘊，復雪塵慮，翫繹辭理，有如子劉子焉。近之者則薰服乎椒蘭之媚，法之者則性靜乎龍鯢之淵。將廣布傳，諒資探擷，思其人不可得而見矣！今翰林公以懿文華國，登鸞鳳之署；榮於世官，以淡水論交。挺金玉其相表於風俗，懷先正緒餘之感形尺牘。欸密之情，勉從踐言，無爽修許云爾。時

皇宋景祐三年七月一日，李遵勗序。

後序

愚嘗汎覽前史，見有老而好學者，知其性之所樂也。今記憶其一二焉，因直書之。蜀向朗少時涉獵文學，潛心典籍，孜孜不倦，年踰八十，猶手自校書。南齊沈麟士少好學，及長隱居，年過八十，耳目猶聰明，手自抄寫細書，時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。後魏高久少孤，夙成有奇度，好文學，年九十餘，誨人不倦，手常執書，吟詠尋覽。愚竊不揆，因而省己，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紀，自未冠及大耋越五紀，而閑居已久，年踰八旬，從昔至今，苟未有故，未始一日廢觀書、弄翰之學，絕無餘好，性自然也。第寒迹孤進，稟賦愚直，猥以薄藝，幸會清世，策名委質，自結明主，綿歷兩制，逮事三朝，進退以禮，榮願滿足。揣循愧惕，久於尸素，無功以利國，無德以惠人，深思立言，庶幾補過。今故旁求內外經典中事，並耳目思慮所及之事，非爲屬辭充筆苑，會友資談柄，直以積學歲深，晚節感悟，諸緣悉備，難得易失，浸加衰朽，不可虛過。切欲於古聖教法中，力行萬分之一，覺利及他亦如之。竊詳東魯之書文而雅，垂爲格言，簡淡隱微，不可以洞曉；西域之書質而備，充於大藏，重複浩博，不可以周知。故此五說，酌中而作。夫信士屬意而有福慧二業，慧業可以登妙道，此則別論；若欲勤修福業，結人天之勝緣，即此五說，最爲精當，事貴洞曉是也。

釋氏經典其說甚明，惟許作正觀，不許行邪道，敏識之士固當知之也。老馬之識，猶可使導人以歸路；老人之語，豈不能曉人以知方？敢告英妙，慎勿輕蔑！噫！棟宇宏壯，居之者當知經構之勞；品味豐潔，食之者當知烹造之勞。區區采述，其勞亦爾。流布心術，以代面談，不在乎文，而在乎意，意之所至，斯可見也。彭門晁迥。

目録

卷上

八

卷中

三二

卷下

三九

校勘記

卷上

新新理說序

愚以引年退居，杜門佚老，日開書帙，甘味道腴，觸緒油然發爲辭句。雖涉真性之外事，斯蓋宿習之勝緣，乘興而書，興盡而止，潦倒踈闊，不切才情，銳思鉤深，時得新意。意之所立，獨謂當然，大率己心多以道勝爲主。今復就而詳擇，取其不甚駭衆者，雜而錄之，凡一百六十七條，目之曰「新新理說」云爾。

一

晉羊祜起平吳之策，而議者多不同，祜歎曰：「天下不如意，常居十七八。」又唐權德輿《古興辭》有句云：「沈憂戚戚多浩歎，不得如意居大半。」愚因知世間事差別齟齬，自古而然，率以爲常，夫何足怪？

古人有琴心酒德之言。愚謂閑邪納正，宣和養素，以此爲琴之心也；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，以此爲酒之德也。二者深趣，誠足多尚，然必因物自娛，可得而言也；至若無所思之心，無所得之德，不假於物而恬愉美妙，不可得而言也。

愚之至願，酷愛天馬行地之駿也，旦刷幽燕，晝秣楚越；又愛鯤魚乘流之迅也，朝發崑墟，暮宿孟諸。雖愛其如是駿、如是迅，自勵進速，不望處世而乘亨衢，唯望出世而登妙道也。

必然之期，素定之分，謂之命。其理自然謂之天命，知識此理謂之知命，委順此理謂之委命。命與情兩不相制，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，徒自苦耳。能不爾者，謂之達人。

上德至人之心理有四大：清而容物，豁然如大空，群有不能礙；明白四達，皦然如大明，五翳不能障；中立不倚，屹然如大山，八風不能動；寂湛生光，晏然如大海，萬象不能隱。四者備矣，此名自覺聖智境界。

夫人之在道，如魚之在水，得水即活，失水則死；人順道則吉，違道則兇。此皆必然之理。故曰：「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」，造極之語，信而有憑，苟能涉道深廣，則不屑求於人矣。

學日益之道，譬如習射，非於一日之內便得箭箭中的。學日損之道，譬如習馭，非於一日之內便得步步如意。有應未應，此理當然；或順或違，其事各別；無煩過悔，姑務漸成。

有一徑直簡當之論：不煩養身，但勿縱外物來傷；不煩修心，但勿縱外事來傷。守之有常，爲法中王。

今之三教雖分明，立相有所不同，其實都是道也。故儒書《禮記》云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道書《老子》云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佛書《華嚴經》云：「如來自在力，無量劫難遇。若生一念信，速登無上道。」此各舉一端，其諸類例抑亦多矣。

孔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愚謂此言處世之道也，因而別得新意。設使有人學出世之道者，聞而復思，思而復修，日月歲時，相繼不已，比夫朝夕之促，不亦多乎？比夫不及思修，不亦幸乎？是知雖在暮年，學道必為殊勝，若少年能爾，又何以加焉？

諺曰：「揚湯止沸，不如散薪。」愚因擬之，別為偈句曰：「制心息慮，不如簡緣。」

唐獨孤及《送李白序》有語云：「才全者無虧成，志全者無得失。」愚愛之重之，因而比擬，別為偈句云：「道勝者無窮通，智勝者無憂喜。」

晉樂廣以王澄、胡母輔之皆任放為達，廣曰：「名教內自有樂地，何必乃爾？」愚嘗出其意表，復繼之以言曰【一】：「清靜內自有樂地。不得同日而語矣。」

【一】
復繼之以言曰 「繼」原作
「維」，據明本改。

公孫鞅初見秦孝公，為談帝王之道，公則睡而弗聽；後談霸強之術，則不覺膝之前席。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，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。今人聞說仁義之道，世間法也，已不樂聞，而況道德之士、理性之論，糠粃仁義，宜乎懵然不知也！

古德云：「能忍於事，謂之有力大人。」愚以為能達於理，謂之有智大人；能遣於情，謂之有斷大人。

古人憫乎執炙者，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，因與啗之，其後報恩焉。愚亦憫乎誦經者，終日誦之而不知其義，因與說之。爲惠之大則與錫炙不同，若能感悟，其可忘此恩乎？

效官者嚴明公正，人不敢干以私，必然矣。學道者純直堅固，物不能惑以邪，亦如之。學道之人，當務深居絕跡以成二妙【二】，先當安置其身，深居絕跡，世俗不能見之，一妙也；又當安置其心，深居絕跡，鬼神不能見之，二妙也。此二妙者次第愈難，於難而能者，得道必矣。

【二】字原缺，據明本補。

身老浸衰，理之常也。心老浸高，道使然也。身相人可見，心相人不知。

夫曲終而奏雅，猶勝終不變其淫聲；年老而修善，猶勝終不改其前過。

賢人君子但能持二種勝心，亦不可多得矣。俗心則義勝於利，真心則性勝於情是也。

愚夙慕白樂天之爲人，雖才識不逮乎樂天，而志願闔域，其殆庶幾乎？樂天有《新製布綿裘詩》，其末句云：「安得萬里裘，蓋覆周四垠。穩暖皆如我，天下無寒人。」愚有《擊壤辭》，其末句云：「安得大金柅，制彼日月輪。免同流水車，今人續古人。」

觸情之境，直視爲空，情未能空，所應如響，響應即止，豈復有餘？情之不留，亦當如是。此一法者，至簡至奇。雖然能然，乃妙中妙。

《書》云：「責人斯無難，惟受責俾如流，是惟艱哉！」愚因擬之，就改兩字，別立意。

云：「教人斯無難，惟受教俾如流，是惟艱哉！」前言謂改過之人也，此言謂學道之士也。

愚思至理有三勝：力勝者，可以舉大器；智勝者，可以斷大事；志勝者，可以適大願。愚既愚且老，智、力二勝，素非所能，志勝之一期乎適願，不敢廢志，所謂志於道者是也。

老子教人「知止足、驚寵辱」，莊子教人「齊物理、和天倪」，非權教，是實教，深識之士，必以爲然。

古教以踐言爲信，愚好踐意爲信，行之雖未多，亦嘗行之矣。何謂也？意之所及，未始輕許於人，懼口惠而實不至耳。踐言之信，當如子路無宿諾；踐意之信，當如季札掛劍之類是也。

萬物空，萬念空，萬事空，萬世空，唯有一不空爲四萬空之主，自古以來，人日用而不知者多。

羿、基之矢，百發百中；和、緩之藥，百法百用。愚之立意，亦欲盡妙；愚之立言，亦欲百辭百要。區區之心，務乎破苦的，療迷病，其理一也。

《曲禮》曰：「博聞強識而讓，敦善行而不怠，謂之君子。」《莊子》曰：「以仁爲息，以義爲理，以禮爲行，以樂爲和，薰然慈仁，謂之君子。」愚據此儒、道二書各言君子之事，人能兼而有之乎？人能得其少分乎？稱君子者，不亦難乎？

常人發意，率多妄想，不名實想；常人發言，率多戲論，不名至論。能反是者，非常人也；若能自得於言意之表者，又於非常人中非常人也。

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，是知萬物皆有數矣。夫人以有涯之數，而營無涯之事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。生者死之根，一死而不可見，故智者盡心焉。

老子曰：「名與身孰親？」愚因而展轉別得新意，而自言：「身與心孰親？心與性孰親？」若有人極深研幾，貫徹洞密，臻乎理性之妙，然後知甘蔗氏之法，味漸入真境也。

嘗見前輩有詩句云：「但知行好事，不要問前程。」誠如是言。夫君子第專修名節，不必專求所利，且顧名實相稱，不可與愚俗雷同，反自虧損。而況爲美事，必然有美利。

言有是非，口之過也；意有愛憎，心之過也。自疎及親，次第化服，人道之理，孰曰無階？

處世仕宦之人，有進有退是也；越世高尚之人，有退無進是也；出世超絕之人，有進無退是也。此明大意，不復具陳。

過去無始，生滅常爾；即今非堅，生滅自然；未來無終，生滅何窮？既能知之，不當戀厭；有戀有厭，盡爲障礙；無戀無厭，是名逍遙。

《論語》云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愚因擬之，別作四句云：

「形神之候，不可不知，一則勿喜，一則勿懼。」何謂也？夫學道之人，當知形是空相，隨氣運而終衰；神是實相，得沖和而必盛。盛而勿喜，避客氣而養恬；衰而勿懼，悟幻質而成覺。

曲士所見大概頗同，或觀像貌而爭論，二字去聲。或聞言語而爭論，或臨文字而爭論：三者皆虛妄矣。不到真實之處，真實之處無可爭論，此理尤難和會；須得有自然智，人無師覺，始可爲愚莫逆之交。

教文中有語云：「鞭心入裏。」愚愛此四字，有如莊子所說「鞭羊著群」之意，彼以養生而設喻，此以人道而爲言，攝念歸真，其法當爾。

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，其道淺；人倫不知者，其道深。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【三】，其道淺；鬼神不知者，其道深。

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
「出」字原缺，據明本補。

《論語》云：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愚以爲何必患於貧，貧乃士之常也。是以賢人，人不堪其憂而獨忘憂。道則須求，道乃理之善者也，是以聖人，人謂無所得，自謂有得。

見天機者，必因根本智、自然智，成妙道者須得法，忍力勝定力。此語至當、真學乃知。

三教利益，大約體同，不必須歸局分，妄稱彼我。愚於保身之要，嘗究嵇康《養生論》，此乃儒家之文也，非求術於鍊丹道侶。又於清心之要，嘗究李翱《復性書》，此亦儒